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

十石齋



辑览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(第二十五卷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 录
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 (8751)
 (起甲申宋徽宗崇宁三年 讫戊戌宋徽宗重和九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一 (8861)
 (起己亥宋徽宗宣和元年 讫己巳宋徽宗宣和七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二 (8973)
 (起丙午宋钦宗靖康元年 讫丁未五月宋钦宗靖康二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三 (9065)
 (起丁未五月宋高宗建炎元年 讫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)

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八十

(起甲申宋徽宗崇宁三年 讫戊戌宋徽宗重和九年)

宋

徽宗皇帝

甲申 崇宁三年，春正月，铸当十大钱。

蔡京当政，将以利惑人主，乃用其党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言，请铸当十钱。（募私铸人为官匠，并其家设营以居之，谓得昔人招纳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。其钱惟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，却于铜钱地分行使。）议者多言非便，帝亦知其不可，而卒从之。（时京又以何东运判洪中孚言迂、夏以中国

宋

徽宗皇帝

甲申 崇宁三年（公元1104年），春季，正月，铸造当十大钱。

蔡京主持朝政，要用利来迷惑君主，于是采用他的党羽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的建议，请求铸造当十钱。（募集私铸的人作为政府工匠，把他们的家庭集中起来设营居住，认为得到了古人招纳天下之命之徒在山中造钱的用意。这种钱只让陕西通行铁钱的地区铸造，却在通行铜钱的地区使用。）议事的人多数说这样做不合适，皇帝也知道行不通，

钱铁为兵器，若杂以铅锡，则脆不可用，乃改铸夹锡钱。即令许天启推行其法，每夹锡钱一，折铜钱二。至大观元年，乃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诸路。先是，钱制有铜有铁，折二、折三当五，随时立制。庆历中范雍知永兴军，始请铸折十钱，盗铸者众，公私病之，后改折二，盗铸乃息。至是，复行当十钱，又兼行夹锡钱，法由是益坏。）

命方士魏汉津（本属踪卒）定乐，铸九鼎。

帝锐意制作，以文太平，蔡京复每为帝言：“方今帛币所积赢五千万，和足以广乐，富足以备礼。”帝感其说，制作营造之事渐兴。至是，京客刘昺（字子蒙，开封人）为大司乐，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，献《乐议》，破先儒累黍之非，用

却最终听从了他。（当时蔡京又因河东路转运判官洪中孚上言辽国、西夏用中原的钱铁制造武器，如果加入铅锡，就会变脆而无法使用，而改铸夹锡钱。当即命令许天启推行这种做法，每夹锡钱一枚，折合铜钱二枚。到大观元年，才向铸钱各路下达钱的形制和锡母，在此之前，钱的质地有铜有铁，折合二枚、三枚或相当于五枚，随时规定。庆历年间范雍知永兴军时，开始请求铸造当十钱，偷铸的很多，官府和百姓都因此苦恼，后来改成折合二枚，偷铸才停止。到这时，重又通行当十钱，还同时通行夹锡钱，货币制度从此变得更加混乱。）

命令方士魏汉津（本是四川的士兵）制定乐律，铸造九鼎。

徽宗专心一意进行制作，来粉饰太平，蔡京又常常向徽宗说：“现在积累的钱币已达五十万，国家祥和足以发展音乐，富足足以完备礼制。”皇帝被他的话所迷惑，制作营造的事逐渐兴办起来。到这时，蔡京的门客刘昺（字子蒙，开封人）担任大司乐，带领四川方士魏汉津来见

夏禹以身为度之文。(汉津谓：“禹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，谓之君指，裁为宫声之管；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，谓之臣指，裁为高声之管；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，谓之物指，裁为羽声之管；第二指为氏，为角；大指为事，为徽民。与事，君臣治之，以物养之，故不用为裁管之法。得三指，合之为九寸，即黄钟之律定矣。黄钟定，余律从而生焉。”)乃取帝指三节三寸为度，定黄钟之律。请先铸九鼎，以备百物之象，然后均弦、裁管，为一代之乐制，帝从之。(汉津本刺员兵士，自云居蜀，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。皇祐中，与房庶俱被召至京，而黍律已成，不得伸所学而退。或谓汉津尝被执役于范镇，窥见其制作，因掠取之，蔡京神其说，托之于李良云。然汉津晓阴阳算术，多奇中，尝说所知曰：“不三十年，天下乱矣。”人未之信也。)

徽宗，献上《乐议》，打破前辈儒者用排列黍粒的方式来计算的错误方法，采用夏禹用身体作为尺度的古制。(魏汉津说：“禹把左手中指三节作为三寸，称为君指，裁出宫声的律管；又把第四指三节作为三寸，称为臣指，裁出商声的律管；又把第五指三节作为三寸，称为物指，裁出羽声的律管；第二指称为民指，为角声；大拇指称为事指，为徽声。民和事，由君臣来治理，用万物来供养，因此不用为制定律管的依据。得到三根手指的长度，合起来是九寸，这样黄钟的音律就确定下来了，黄钟一确定，其他也随之产生。”)于是量取徽宗手指三节三寸作为尺度，确定黄钟的音律。请求先铸造九鼎，来提供各种事物的象征，然后调整琴弦、裁定律管，制定一代的音乐制度，徽宗听从了他。(魏汉津本来是因多余被删汰的士兵，自称住在四川，随唐代仙人李良学到了铸鼎定乐的方法。皇祐年间，与房庶一同被召到京城，然而排列黍粒制定的乐律已经定立，没能施展所学的技能就回去了。有人说魏汉津曾在范镇家里做仆人，偷看了他的制作方法，因而学

到了它，蔡京有意把他的说法弄得很神，才假托在李良身上。然而魏汉津通晓阴阳算术，多次神奇地应验，曾对知交朋友说：“不出三十年，天下就要大乱了。”人们不相信。)

御批：吹竹龠黍，自伶伦置律以来未之有改，汉律庸妄，误解夏禹以身为度之文，辄用帝指寸节短长数为律管。夫人之体身短长不齐，将易一帝即易一律乎？一时，君若臣无能辨其诞谬，方谓铸鼎制乐。突过古人，多见其不知量也！

御批：用排列黍粒的方法确定律管长度来制定音律，从伶伦设置音律以来从未改变过，魏汉津平庸狂妄，误解夏禹用身体作为尺度的记载，用皇帝指节的长短来确定律管长度。人的身体长短是不一样的，难道改换一个皇帝就变换一次音律吗？一时之间，君臣中没有人能看出他的荒谬虚妄，才允许他铸鼎制乐。追求超过古人，多数时候正体现出他的不自量啊！

三月，令天下坑冶金银悉输内藏。

三月，命令全国矿山的金银全部上交宫廷。

大内灾。

宫中发生火灾。

夏四月，罢讲议司。

夏季四月，取消讲议司。

诏诸州见行新法文字，许直达尚书省，其讲议司官属。依制置三司条例司例，推恩自

下诏各州有关现行新法的文字，可以直接交到尚书省，省去讲议司的官员。按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旧

张康国(字宾老,扬州人)以下迁官者几四十人。尚书省复言,追复先朝法度以来,无虑千百数,尚惧讲求未尽。乞令诸路官司,有未兴复者,各具以闻。从之。

王厚复鄯、廓州(注见前)。五月,封蔡京为嘉国公,以厚为武胜节度留后。

厚帅大军次湟,命高永年(本河东蕃官)将左军,别将张诚将右军,自将中军,期会宗噶尔(旧作宗哥今改)川(在西宁县西,东北流入湟河)。羌置阵临宗水(即宗噶尔川,《宋史·地理志》:宗水南有宗谷口,后讹曰宗哥,因以名城。)倚北山。希斯罗斯张黄屋,建大旗,乘高指呼,望中军旗鼓争赴之。厚麾游骑登山,攻其北,亲帅强弩迎射,羌退走。右军济水击之,大风扬沙,翳羌目,不得视,遂大败。战首四千三百余级,俘三千余人。罗斯以一骑驰去,其母龟兹公主与

例,给予张康国(字宾老,扬州人)等恩惠,提升官职的近四十人。尚书省又上言说,恢复先朝的法度以来,不下千百数,还担心没有研究全面,请求下令各路官署,如有尚未进行恢复的,各开列上报。皇帝听从了他们。

王厚收复鄯州、廓州(注释见前文)。五月,封蔡京为嘉国公,任命王厚为武胜节度留后。

王厚统帅大军驻扎湟州,命令高永年(原为河东地区少数民族官员)率领左军,别将张诚率领右军,自己统帅中军,约定在宗噶尔川(在西宁府西宁县以西,发源于边境之外,向东北流入湟河,《宋史·地理志》说:宗水南侧有宗谷口,后来讹变为宗哥,被用来命名城市)会合。羌人面向宗水背靠北山排列战阵。希斯罗斯立起黄色大帐,树起大旗,登高指挥,望着中军的旗鼓争着向前冲杀。王厚指挥流动骑兵登上山头,进攻他的北侧,又亲自率领强弩手迎面射击,羌人退却逃走。右军渡河追击,大风扬起尘沙,遮住了羌人的眼睛,什么也看不到,于是大败。

诸酋开城门降。厚计罗斯必且走青唐，将夜追之，童贯以为不能及，遂止。师下青唐，知罗期留一宿去，贯始悔之。厚将大军趋廓州，羌酋喇实钓凌结（旧作落施军令结，今改）以众降，遂入郭州。诏加京司空封爵，而超拜厚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置京西北路交子所。

蔡京请置京西北路专管切干通行子所交，仿川峡路，立伪造法，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，皆罪之。私造交子纸者，罪以配徙。已而，令诸路更用钱引，准新样印制，四川如旧，法惟闽、浙、湖广，不行钱引。赵挺之以为闽乃京乡里，故得免焉。

六月，图熙、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。

斩首四千三百余级，俘虏三千余人。罗斯独自一人骑马逃走，他的母亲龟兹公主和部落首领们打开城门投降。王厚推测罗斯必将逃往青唐，准备连夜追赶，童贯认为不可能追上，于是作罢。朝廷大军攻克青唐，得知他住了一夜才离开，童贯这才后悔了。王厚率领大军向廓州进发，羌族首领喇实钓凌结（以前写成落施军令结，今改订）带领人马投降，于是进入廓州。下诏加封蔡京司空的封爵，破格提拔王厚为武胜节度留后。

设置京西北路交子所。

蔡京请求设置京西北路专管切干通行交子所，仿照川峡路，制定伪造法，凡相互照顾调济以及邻居知情不报的，都有罪。私自制造交子纸的，判处流放。然后，命令各路改换钱引，依照新的样式印制，四川照旧，只有福建、两浙、湖广，不使用钱引。赵挺之认为福建是蔡京的故乡，因而得以幸免。

六月，在显谟阁绘制熙宁、元丰功臣像。

以王安石配享孔子。

辟雍初成，诏：“荆国公安石，孟轲以来一人而已，其以配享孔子，位次孟轲。”吏部尚书何执中（字伯通，处州龙泉人）请开学殿，使都人纵观。

御批：王安石以学术文其坚伪，殃民误国，实为名教罪人，乃竟以之配享庙庭，位跻十哲之右，渎圣奖奸，莫此为甚。且未几而追封王爵，并以狂躁险狠之王雱从祀两庑，其视明季之议以魏瑄配享相去盖无几矣。

置书、画、算学。

书学习篆、隶（注见前）、草（汉黄门令史游解散，隶体作章草，后汉张芝变为今草）三体，明《说文》（汉许慎纂）、《字说》（即王安石所撰）、《尔雅》（晋郭璞注）、《博雅》（隋曹宪撰）、《方言》（汉扬雄撰）。其

用王安石来配享孔子。

辟雍建成之初，下诏说：“荆国公安石，是孟轲以来最伟大的人，应当用来配享孔子，位置仅次于孟轲。”吏部尚书何执中（字伯通，处州龙泉人）请求开放太学殿堂，让京城的人任意参观。

御批：王安石用学术来装点他的奸邪，误国殃民，实在是名教的罪人，竟然用他在孔庙配享，位置还在十大哲人之上，褒渎圣人褒奖奸邪，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，而且不久就追封王爵，连同狂躁阴险狠毒的王雱也在两庑陪同祭祀，这与明末商议用宦官魏忠贤来配享也相差无几了。

设立书学、画学、算学。

书学学习篆书、隶书、草书三种字体，通晓《说文》（汉代许慎撰）、《字说》（即王安石所撰写的）、《尔雅》（晋代郭璞撰）、《博雅》（隋代曹宪撰）、《方言》（汉代扬雄撰）。对于《说文》，要求书写篆字，注出读音、词义，其他各书提出问题，用所理解

《说文》，则令书篆字，著音训，余书皆设问答，以所解义观其能通书意与否。画学以不仿前人，而物之情态、形、色俱若自然，笔韵简高为上。算学以《九章》（《算术》也，周公所作，凡九篇：方田、粟米、差分、少广、均输、方程、旁要、赢不足、钩股，见《后汉书》注）、《周髀》（即盖天之说，周公受之商高，周人志之，故曰《周髀》。髀，股也。股者，表也。见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）及假设疑数为算问，仍并历算三式、天文书为本科。其生皆占经以试，其取士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，推恩以通仕、登仕、将仕郎为次（未几即罢）。

重定党人，刻石朝堂。

诏重定元祐、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，合为一籍，通三百九人，刻石于朝堂，余并出籍，自今毋复得弹奏。户部尚书刘拯（字彦修，宣州南陵人）言：“汉唐失政，皆自朋党始。今日指前日之人为党，焉知后

的道理来回答，以便考察能否通晓书法的道理。画学把不模仿前人，而事物的情态、形状、色彩都自然逼真，用笔韵致高雅简约作为上等。算学用《九章算术》（即《算衍》，周公所作，共九篇：方田、粟米、差分、少广、均输、方程、旁要、赢不足、钩股，见《后汉书》注）、《周髀算经》（即盖天的学说，周公学自商高，周代人记录下来，因此称为《周髀》。髀，就是股，股，就是测量日影的表，见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）以及假设疑数提出算学问题，再加上历算三式、天文书籍作为本科。学生都选取一部经典著作进行考试，录取方法大体与太学上舍三等相同，推恩按通仕郎、登仕郎、将仕郎的顺序（不久就取消了）。

重新审定党人名单，在朝堂刻石立碑。

下诏重新审定元祐、元符党人以及因上书列入邪等的人员，合为一部名册，共计三百零九人，在朝堂刻石立碑，其余全部取消官籍，从今以后不得再行弹奏。户部尚书刘拯（字彦修，宣州南陵县人）上言：“汉

日不以今日为党乎？大抵人之过恶，自有公论，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锢之哉？”蔡京大不怿，风台臣劾之，出知蕲州。

秋七月，复行方田法。

八月，许将罢。

将居政府十年，不能有所建明，中丞朱谔（字圣与，秀州华亭人）收将旧谢章、表析文句以为谤，且谓：“将在元祐，则尽更元丰之所守，居绍圣，则阴匿元祐之所为。”遂罢，知河南府。谔，蔡京党也。

九月，以赵挺之、吴居厚为门下、中书侍郎，张康国、邓洵武为尚书左、右丞。

绍圣中，蔡京治役法，荐康国为属。及京当国，定当籍，议绍述。康国皆预密谋，故京

唐政治衰败，都从朋党开始，现在把前日的人称为朋党，怎么知道以后不把今天看作朋党呢？人的过失恶行，自然会有公论，又何必全部列入党籍永不叙用呢？”蔡京很不高兴，暗示谏官弹劾他，派往地方任蕲州知州。

秋季七月，重新推行方田法。

八月，许将被罢免。

许将任中央政府官员十年，没有什么建树和改进，御史中丞朱谔（字圣与，秀州华亭县人）收集许将旧时的谢章、奏表、断章取义进行诽谤，并说：“许将在元祐时期，把元丰的政令全部改变，在绍圣年间，又暗中保留元祐时的做法。”于是被罢免，任河南知府。朱谔，是蔡京的党羽。

九月，任用赵挺之、吴居厚为门下、中书侍郎，张康国、邓洵武为尚书左、右丞。

绍圣年间，蔡京制定徭役制度，推荐张康国作为属官。到蔡京主持朝政，定立党籍，提出继承新法。张

引援之甚力。自福建转运判官，不三岁，入翰林为承旨，遂拜左丞。

以胡师文为户部侍郎。

初，东南六路粮斛，自江浙起纲，至于淮甸以及真、扬、楚、泗，为仓七，以聚蓄军储。复自楚、泗置汴纲，般运上京，以江淮发运使董之。故，常有六百万石以供京师，而诸仓常有数年之积。州郡告歉，则折收上价，谓之额斛；计本州岁额，以仓储代输京师，谓之代发；复于丰熟，以中价收。余谷贱则官余，不至伤农，岁歉则令民纳钱，民以为便；本钱岁增，兵食有余，其法良善。及蔡京当国，始求羨财，以供侈费。于是以其姻家胡师文为法运使，以余本数百万缗充贡，入为户部侍郎。自是，继者效尤，时有进献，而本钱竭矣。本竭不能增余，储积渐空，而输般之法坏。

康国都参预了密谋。因此蔡京大力提拔他。从担任福建转运判官，不到三年，进入翰林院任承旨，因而拜为尚书左丞。

任用胡师文为户部侍郎。

起初，东南六路的粮食，从江浙成批起运，到了淮甸以及真州、扬州、楚州、泗州，修筑七座粮仓，来集聚储存军粮。又从楚州、泗州设置运往汴京的粮纲，运送到京城，由江淮发运使来管理。因此，通常有六百万石用来供应京城，仓库中还储备有几年的积蓄。有州郡粮食歉收，就折合上等粮价征收，称为额斛；计算本州一年的数额，用仓库储备作为代替运往京城，称为代发；再在丰年，用中等粮价收购。粮价降低则由官府收购，不至于损害农民，歉收时则让百姓交钱代替，百姓也认为便利；官府本钱逐年增多，军粮供应有余，这种制度确实很好。蔡京主持朝政，开始征收地方余财，来供应奢侈花费，因此任用他的姻亲胡师文为发运使，把收购粮食的本钱数百万交纳上贡，入朝担任户部侍郎。从此，接任的人都效仿他，不时向朝廷进

御批：斛额、代发之法本常平遗意，而地当运道要冲，纾民兼以济运，立制颇为无弊。蔡京贪婪，止图庇其姻党，遂致余本匮竭，上下交病，视熙丰之政法同为民害，而王安石止于不恤人言，犹未若京之询私专利也。

罢科举法。

时，虽设辟雍、太学，以待士之升贡者，然州县犹以科举贡士。蔡京以为言，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，其州郡发解，凡试礼部法并罢，而每岁试上舍生，则差知举，如礼部法云。

冬十二月，复封孔子为衍圣

献，然而本钱却枯竭了。本钱枯竭无法增加收购，库存逐渐空虚，因而输送转运的制度被破坏了。

御批：斛额、代发的制度本来是平准粮价的古代遗法，而地处运输要冲，在舒缓百姓的同时调济运输，在制度确立方面完全没有弊病。蔡京贪婪卑鄙，只求庇护他的姻亲党羽，因而导致收购粮食的本钱枯竭，上上下下都非常困窘，与熙宁元丰的新法同样是损害百姓，但王安石只不过是体恤民情，还不像蔡京的独占财利中饱私囊啊。

取消科举制度。

当时，虽然设置了辟雍、太学，来接纳地方推荐的士子，但州县还用科举的方法来选送。蔡京为此上言，于是下诏全国各地选举士人都由学校推荐，各州郡选送人才，凡按礼部制度考试的做法一律停止，而在每年考试上舍生时，则像礼部考试的做法一样，由朝廷派遣知举官员。

冬季十二月，重又把孔子的后代封

公。

是岁大蝗。

以陶节夫(字子礼,鄱阳人)经制陕西、河东五路。

初,蔡京任节夫师鄜延,节夫诞妄特甚,每进筑一城寨,即奏云:“此西人要害必争之地。”未一年,自常调迁至枢密直学士,然未尝遣一骑一卒出塞,盖与敌战则有胜负,独进筑则无虞。又皆远灵武数百里之地,敌所不争,故皆得就功论赏。而京力主之,奏使经略五路。(先是,秦凤路招纳司言阶州生蕃纳土,得邦、叠、潘三州,计二千五百里,大小首领一百二十人,于是本路经略胡宗回等俱进秩,然所奏实皆诞妄。邦州,地在今四川松潘卫;叠州,注见前;潘州,宋初吐蕃巴勒结地,故名松潘卫。旧有上、中、下三潘州,路接洮、岷,今漳腊营,即故下潘州地。)

为衍圣公。

这一年发生严重蝗灾。

任用陶节夫(字子礼,鄱阳人)为陕西、河东五路经制使。

起初,蔡京任用陶节夫为鄜延路安抚使,陶节夫荒诞虚妄十分严重,在边境每建筑一座营寨,就上奏说:“这是西部民族必然争夺的要害之地。”不到一年,从常调官员提升到枢密直学士,然而从没派遣过一兵一卒走出边关,因为与敌军作战就会有胜负,惟独进筑营寨没有后患,而且距离灵武都有数百里的路程,敌人并不争夺,因此都得以计功行赏。加上蔡京极力为他主持,上奏派他任五路经略使。(在此之前,秦凤路招纳司上言阶州生蕃进献土地前来归附,得到邦、叠、潘三州,共计二千五百里,大小首领一百二十人,因此本路经略使胡宗回等人都得以提升官秩,然而所奏情形都是虚假的。邦州,地点在今天四川的松潘卫;叠州,注释见前文;潘州,即宋初吐蕃巴勒结的故地,因此命名为松潘卫,旧时有上、中、下三个潘州,道

乙酉 四年，春正月，蔡卞罢。

卞居心倾邪，一意妇翁王安石所行为至当，以兄京晚达，而位在上，致已不得相，故二府政事时有不合。至是，京请以童贯为制置使，卞言不宜用宦者，必误边计，京于帝前诋卞。卞求去，遂出知河南府。

御批：京、卞弟兄用心巧诈略同，宦寺之不可典兵，非卞独明而京独昧，盖京特创其说以为希宠之由，而卞即借其说以为指捕之计，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兴是卞而非京，遂从而定其优劣也。即其骨肉之间倾轧已如陌路，又安望其利人家国邪？

路与洺州、岷州相连，现在的漳腊营，就是从前下潘州的地域。）

乙酉 四年（公元1105年），春季，正月，蔡卞被罢免。

蔡卞居心不正，一味把岳父王安石所推行的东西作为天下最正确的，认为兄长蔡京发达较晚，官位却在自己之上，致使自己做不成宰相，因此两个部门对政务的意见时常不合。到此时，蔡京说要任用童贯为制置使，蔡卞说任用宦官不合适，必定会贻误边境事务，蔡京在徽宗面前诋毁蔡卞。蔡卞请求外出任职，于是出任河南知府。

御批：蔡京、蔡卞兄弟在用心虚伪狡诈上大致相同，对于宦官不能管理军队这件事，并不是只有蔡卞明白而蔡京糊涂，是蔡京特意提出这样的说法作为求得恩宠的途径，而蔡卞则借他的建议对他进行指责，恰恰不能根据一句话的偶然合理认为蔡卞正确而蔡京错误，因而评定他们的优劣。在他们兄弟骨肉之亲已经像陌路人一样相互倾轧，又怎么能期望他们利国利民呢？

三月，王江蛮（即古州蛮。古州，在今贵州永平府西北，与广西柳州府接界。州西有江，曰古州江，亦曰福禄江，广西右江之上源也，流经柳州府怀远县，县旧名王口砦，群蛮居此，故有王江之名）内附，诏置怀远军。（今为怀远县。《续纲目》是条提纲作：黎峒王江蛮内附。考黎峒蛮，乃黎母山黎人，《宋史》别有《黎峒传》，与王江各不相涉，《徽宗纪》但云：王江蛮归顺，并无“黎峒”字，惟王祖道传云：黎人愿为王民，请置镇州于黎母山。心奏在大观元年，亦非崇宁四年事也。《续纲目》误以黎峒为溪峒，遂与王江混而为一。今依本纪书纲，节采《王祖道传》作目，而以黎峒事附注目后。）

自蔡京以开边蠹上，由是边臣皆欲乘时邀取富贵，知桂州王祖道（字若愚，福州人）诱王江蛮族杨晟免等，使纳土，夸言向募者百二十峒，五千九百家。十余万口。又称王江山川

三月，王江蛮族（即古州蛮族。古州，在今贵州永平府西北，与广西柳州府相接。州城之西有一条江，叫做古州江，又名福禄江，是广西右江的上源，流经柳州府怀远县，怀远县原名王口寨，各蛮族部落居住在那里，因此有了王江的名称）归附内地，下诏设置怀远军。（现在是怀远县。《续纲目》中这一条的提纲是：黎峒王江蛮族归附内地。考证黎峒蛮族，是黎母山的黎人，《宋史》另外有《黎峒传》，与王江没有关系，《徽宗本纪》只说：王江蛮族归顺，并没有“黎峒”字样，只有王祖道传说：黎人希望作皇帝的臣民，请求在黎母山设置镇州，这份奏章时间在大观元年，也不是崇宁四年的事情。《续纲目》错误地把黎峒当作溪峒，因此和王江混为一谈。现在按照本纪书写纲，节录《王祖道传》作为目，而把黎峒的事附注在目之后。）

自从蔡京开拓边境来迷惑皇上，边疆官员都想趁机谋得富贵，桂州知州王祖道（字若愚，福州人）引诱王江蛮族杨晟免等人，让他们进献土地，夸大说向往朝廷的有一百